

两当轩的历史风貌

金性尧

黄仲则（景仁）是清代乾隆年间诗人中的后起之秀，虽生年不满四十（1749—1783），功名只是秀才，仕历不过县丞（犹未实授），漂零南北，贫病一生，最后又只身死于山西安邑，却以其清才秀笔，留下了一千余首的苦吟诗篇。前人因称他的诗有“秋气”。平步青《霞外摭屑》卷八引清李惺诗：“后有两当前独漉，中间参立更何人”。独漉指清代嶺南诗人陈恭尹，意思说，除黄陈外，中间就没有和他们平立的诗人。

1983年夏历四月二十五日，是他逝世二百年。常州市人民政府已将马山埠八十六号的黄氏故居两当轩，列为文物保护单位，刘海粟先生并为两当轩题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已出版《两当轩集》。

“两当轩”之名，久已流传于文苑。这篇文章，只就当年两当轩的风貌及交游略作缀述，实也只是读书札记。

据黄仲则之孙黄志述于《两当轩集考异》中说：“原稿旧题《悔存钞》及《悔余存稿》，诸家以大父尝取《史通·隐晦》篇‘以两当一’之语名轩，多题为《两当轩集》。兹仍之”。但黄仲则为什么要采用《史通》此语，志述文中却未说明。按，《史通·隐晦》篇黄叔琳本作《叙事》篇，原文云：“盖作者言虽简略，理皆要害，故能疏而不遗，俭而无阙。譬如用奇兵者，持一当百，能全克敌之功也。若才乏俊颖，思多昏滞，费词既甚，叙事才周，亦犹售铁钱者，以两当一，方成贸

迂之价也”。可见仲则以《史通》此语名其轩，实含自谦之意，就象和他同时代人钱大昕之以《荀子·劝学》篇的“弩马十驾，功在不舍”二语名其书斋为十驾斋一样。

但黄仲则出生地点却在江宁府高淳，故小名高生。不想堕地才四年，就成为孤儿，到了七岁，乃随祖父居武进城东白云溪上。白云溪为荆溪上流，自溧阳县流入，黄家和洪（亮吉）家隔溪而居，分占南北。仲则《题洪稚存机声灯影图》曾有“君家云溪南，我家云溪北。唤渡时过从，两小便相识”语。孙星衍的《洪大属题云溪一曲图并有黄大景仁影》也云：“溪头昔立双少年，对影璧合齐吟肩”。孙氏也是常州人，与黄、洪等称为“毗陵七子”。常州素称鱼米之乡，地理上的条件是出人才的因素之一，而黄、洪的两小相识，一水盈盈的过从上的密切，又是使他们后来成为“死友”的一个原因。黄氏又在《步从云溪归偶作》中云：“枯草踏成路。下与清溪通。落日见只影，乃卧寒流中。泽浅鱼避饵，收钓溪生风”。洪亮吉的《云溪行送杨上舍（监生）元锡北游》也云：“云溪鲤鱼亦成队，生世不肯离云溪。”鱼是无法离开水的，那怕是极平常的溪流，它们也要永远呼吸着；诗人也总是留恋着故乡的，因为他们在人间的呼吸，就从那里开始。

水乡多桥，桥又给多少诗人带来诗情画意。仲则《癸巳除夕偶成》的“悄立市桥人不识，一星如月看多时”的名句，亮吉《溪桥诗思图》的“我家门前接早潮，却行一里数十桥。桥边朱楼桥下艇，千尺阑干漾清影”的景色，当是取材于云溪一带。前者写独立桥上，后者的却行之却，应是回转的意思，和贾岛⁴¹《渡桑乾》的“却望并州是故乡”之“却”同义，即是看到早潮，信步走去，行至一里，回头看看，不觉已经走过几十条桥了。

但仲则对白云溪的描写，较为简单，在亮吉的《八月十五泛舟白云溪诗序》中，却有一段很具体生动的记叙。全文约四

百字，且举其中一段：“两岸宿鸟，一川游鱼。随波沸腾，离树上下。啾啾唧唧，声不得歇。沿溪以北，梢有竹树。下荫密藻，宽可弥畝。黑白万羽，浮沉千头。波喧叫飞，悉萃其里。从洲以南，檐瓦可数。桥阴数尺，乃界中外。孤箫一声，高树起答响”。洪氏是骈文高手，此文颇有六朝小品余韵，使人想梁吴均的《与宋元思书》，又与亮吉的《三月三日忆里中云溪诸胜》的“一鸟溪上鸣，千花树头发”之句相交映。每年端阳，溪上还有赛渡的盛会。“画舫塞河人塞岸，忽惊雷雨打头来”。（《忆里中赛渡之胜》）可见当年溪面之宽阔。

亮吉自伊犁获赦回里，对故乡风土自更有特殊的感情，如《十五夜独至云溪步月》中云：“可惜旧时风月，都销一径云烟。倪姬阁仍临水，王家艇在谁边”。下有注云：“即鬻糕倪宅”、“旧云溪有渡舟，篙师名王太年”。《儒林外史》二十九回写杜慎卿在雨花台称南京“菜脯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”，我们读了亮吉此诗，觉得糕姬舟师，仿佛也如此富于诗情。

至于两当轩本身的构筑，仲则在世时已很陈旧。他在《夜雨》中说是“三间老屋瘦木架”，逢到梅雨，就要“衾褥半湿如凝冰”。在《初夏命仆刈阶草》中，又从家居的狼狈反映出他个性的落拓。“天留隙地位方床，竹作比邻草护墙。四壁更无贫可逐，一身久与病相忘”。（《偶题斋壁》）是他给两当轩的真实写照；“篱梅鍊幽容溪波缩寒涨。空庭有双柏，棱森屹相向。”（《岁暮篇》）则是借篱梅庭柏以自抒其孤傲志趣。

诗人到北京后，为了要把他的家属接去同住，曾经将常州住宅典给人家，故《移家来京师》中有“田园更主后，儿女累人初”之语。洪亮吉的挽诗也云“病已支床还出塞，家从典屋半居舟”。后来因全家在京，负担过重，债主盈门，又将家属送回故乡。

仲则除诗词外，兼工书画篆刻，其印谱名《西螽印谱》，

《明清篆刻流派印谱》中曾收有他刻印八方。所谓“西蠡”，系指南水门的西蠡河，一名浦阳溪，相传为范蠡所鑿。其在宜兴的为东蠡河，横亘荆溪。他在十七岁时，曾读书于宜兴酒里，少作中“风雨带是同心结，杯底人如解语花”，“别后相思空一水，重来回首已三生”的四首《感旧》，即是自溯其在宜兴的往事。

武进的西蠡河，当时也是一个名胜，黄、洪等常去游宴，他的《闻龚梓树携室之河南》词有云：“记一揖西蠡河头，红灯绿酒相逐”。河畔有舫舟亭，相传因苏轼常系舟于此而得名，后来地方上的文士便在亭中宴会吟题。亭畔有梅，他曾于二十五岁春初破晓冒寒往探。蠡河虽不在两当轩附近，因从白云溪而连带想到。云溪清流，蠡河涟漪，又给诗人唤来多少美感，添上多少色泽。

黄仲则只活到三十五岁，在两当轩实际生活的日子，以七岁到十七岁这十年间最长。十七岁到二十七岁，大部分时间旅游在外，两当轩等于他的客舍。二十七岁北上后，就跟两当轩永别了。

据黄逸之《黄仲则年谱》引《武进阳湖合志》，仲则墓“在阳湖永丰西乡，永宁庵前”。岁月如流，两当轩的风貌当然不可能没有变化，但星月依然，土膏日肥，我们缅念之余，也愿诗人安眠地下，长护故土。

